

推崇智慧修养 回归读书之本

——博雅学院教师群访录

陈慧君 闫敏妮

作为一所具有深厚学术文化底蕴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山大学在多年实施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上,也一直在探索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从 2009 年起,中山大学开始全面推行“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并设立体现精英教育理念的博雅学院,不断推进和完善本科教学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在中山大学,博雅教育有着与通识教育不尽相同的内涵,专指以学院建制探索本科教育体制改革、培养跨学科精英的博雅学院所开展的教育,是我校通识教育改革试验中的一环。经过七年的探索,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在中山大学有了怎样的发展?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群访了博雅学院六位青年教师,尝试整理他们的教学理念和体会,以飨读者。



学生与来访专家学者座谈

王承教副教授,研究方向:维吉尔研究,古罗马文学、宗教研究;
李霖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经学史、版本目录学;

肖文明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社会学理论、政治社会学、中国的现代性;
董波讲师,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
吴海讲师,研究方向:清代学术史、传记文论;
胡劲苗讲师,研究方向:宋代政治史、中国古代礼乐制度史。

夯实人文社科基础 培养问题意识和创新思维

从本科一年级就细分专业的体制中跳脱出来,博雅学院为本科生提供了高考后的“二次遴选”,学生们将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最终获得哲学、历史学、汉语言文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法学这六个毕业学位和专业方向的其中之一。打破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培养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基础并有较强学术潜力的高素质人才,是中山大学博雅教育的目标。同时,在教育和就业模式专业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如何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博雅学院密切关注和反复摸索的焦点所在。

在大学一、二年级,博雅学院的课程以中西古典语言和经典文本为主。一方面,这些课程为学生

建立起人文社会科学共同的学术基础,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思维,将对未来的专业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对古典经典的深度阅读能够沉淀学生的心灵,塑造健全的人格。博雅学院通过回归古典,发掘出学生最宝贵的内心财富,正如甘阳院长对博雅学生的寄语:“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

大三是博雅教育的转折点,每位学生都面临专业方向的选择。有博雅学院的老师将其形容为“自由恋爱”,博雅学子可以用两三年时间去感受和思考,最终决定自己心仪的专业方向。在此过程中,由专业教师兼任的班主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思维、性格倾向,追踪学生的学习状况,为学生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方向提出中肯建议。

从大三开始,博雅学院的学生可以跨院系选修。学生在决定专业方向之后,除了在学院内学习相关课程,也需要在相应的院系选修一定数量的主干课程,为日后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打下基础。学生选择不同的专业方向个性化发展,他们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选题也五花八门。学生甚至可以申请其他院系的教师作为论文导师,博雅学院则提供必要的协助。

研读经典著作 构建独特的中学西学课程体系

博雅教育重视经典,强调阅读原著,中西方经典著作的研读贯穿了博雅学生本科四年的学业。博雅学院的许多课程,在一学期中只读一部经典。

以李霖老师主讲的《诗经》课程为例,在每周 6 课时里,师生以汉代注释为门径进入经学世界,去阅读汉代人眼中的《诗经》。现代学术分野所赋予《诗经》的种种标签,在这里全都被抛弃。

以多个文本为基础、结合具体线索的课程也是阅读经典的一种形式。陈慧老师主讲的“汉魏唐宋古文”课程,以时间为序选取经典的古文篇目精读,课程既注重阅读原文,又蕴含了内在发展线索;肖文明老师的“古典社会理论”课程,涉及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三位古典社会学奠基人的思想和理论,授课教师选取若干本重要著作,全面系统地对他们

的思想进行讲解,使课程内容有深度、有宽度。
课内阅读之外,博雅学院的课程还通过强化课外阅读,促使学生知识框架的搭建。例如,王承教老师主讲的“维吉尔”课程,主要是学习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在进入研读之前,授课教师会对维吉尔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脉络进行大体介绍,并要求学生课外阅读一本关于古罗马史的书稿,并将该读书报告作为期中考核的内容,确保每位学生在了解整体知识背景的基础上,真正读懂这部史诗。

虽然博雅学院不开设概论性质的课程,只是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辅以导论性介绍,但这并不代表博雅学院不重视知识框架的搭建。学院尝试通过不同的经典阅读课程,构建起完整的知识体系。课程所涉经典著作经过严格甄选,课程之间的配合也经过了教师们的反复考量和调整。以“中学”为例,学院开设的“诗经”“史记”“汉魏唐宋古文”“资治通鉴”“四书”“明代儒学”“清代学术思想史”等课程,实际上已经梳理出一条从先秦到明清的通史脉络;西学亦是如此。

常怀向学之心 师生齐心营造浓厚向学氛围

博雅学院从创办伊始就带有“先行先试”的探索性,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而言,都意味着挑战。这就要求师生保持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形成清晰的共识——大学生涯是一个读书、求学的过程。李霖老师坦言,博雅学院的好学风气十分浓厚,教师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方面,几乎没有压力。

优良学风的养成,首先得益于引人入胜的课程。博雅学院的课程强调研读经典,其本质是和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对话,这本身对学生来说就有着相当的吸引力。

其次,教师对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倾情投入,也是学生向学的重要保障。对于需要讨论和展示等发挥学生主体性的课程形式,博雅学院教师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并不亚于授课本身。在课堂讨论前,主讲教师和助教会熟读文献,相互沟通,对讨论过程作出规划;在课堂展示前,学生的展示内容大都需要提前经由教师的悉心修改再呈现于课堂之上。

在课后,教师通过答疑制度(office hour)为学生提供学习、思想、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帮助。所有任课教师每周固定时间在办公室里接待学生,与他们进行交流;学生除了请教专业问题外,也会就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困惑征询老师的意见。王承教老师指出,“office hour”所涉及的内容比课堂讲授更为宽泛,能够在多方面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因此博雅学院一直坚持这个制度。

另一个在博雅学院得以坚持的制度,则是非功利的课外阅读与写作。博雅学院的学生需要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在前两个学年中,每月须提交 5000 字的读书报告,但不算学分。为了写好阅读一本字的报告,学生常常需要查阅多本相关书籍,一遍遍修改甚至推翻重写;读书报告全部由班主任查阅并点评,且不算工作量。教师们这种近乎奉献式的投入,使学生们羞于懈怠、敏于问学,博雅学院的好学传统由此“正在形成”。在整体学习氛围的影响下,博雅老师 and 学生们也会自行组织读书小组,配合课程选择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文本,一起阅读和思考。

从“试验田”到“桃花源” 积极推进全校通识教育

“近年来通识教育的兴起,针对的是高校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划分,以及大学生日益强调就业的功利化倾向,希望借此夯实大学生的人文功底和个人素养。”甘阳院长一语道破通识教育的要义所在。通识教育在国内一流大学的迅速推动,也说明通识教育理念已取得高等教育界相当一致的共识。

博雅学院为学校通识教育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可以从数据上略见一斑:从 2009 年秋季学期学校推行“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开始至 2014 年的五年间,博雅学院以较小体量的师资,累计开设 42 门全校性核心通识课程,数量居于全校开课院系

之首,在大学通识教育的推进中持续发挥着引领作用。

博雅学院教师面向全校学生所开的通识课程,也必须杜绝“水课”。胡劲苗老师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将院内研究生课程中的讨论成果提炼出来作为通识课程的资源,在课堂上深入浅出地展示文本的魅力,激发学生阅读思考的兴趣,最终在课程论文中看到学生们的思想的火花;陈探宇老师在珠海校区开设通识课程“诗与乐”,会于清晨带领学生们在岁月湖畔诵读《诗经》,以陶冶心性;黄俊松老师开设的通识课程“柏拉图《理想国》”,面对看似艰深晦涩的文本,他以对博雅学院学生同样的标准,帮助学生真正理解这部经典,也收获了大批“粉丝”。

通识教育在中山大学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也存在着更大的提升空间。吴海老师表示,还是有学生混淆了“通识课”和“公选课”的概念,通识教育的重要性有待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同;通识教育要得到更多重视,最有效的方法是将通识课程的成绩纳入学生的综合考核评定。前一段时间,学校颁布《中山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大学一年级本科生统一集中在广州南校园学习”,这也是扎实开展通识教育的有利契机。在整体设计之下,学校鼓励名师开设优质通识课程,让新生们从大一开始领略大师名师风采,将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向学氛围,也将对通识教育的推进产生积极影响。

甘阳院长曾多次提到,博雅学院的初衷“就是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之地”,教育首先是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培养,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培养专家。博雅学院的师生们还在探索,探索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的未来之路,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回归安静读书的本色,回归这方“桃花源”。



学生课余生活之练琴

修习核心通识课 “跨文化交际学”有感

海洋科学学院 2013 级本科生 漆添

由于辅修英语翻译的缘故,我在大三上学期选择了“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简称 ICCS)这门 3 学分的核心通识公选课,同时作为辅修的专选课。此课程由外国语学院外语教学中心的易利老师全英授课,每周上 3 节课,时长为 2-17 周。

第一天进入 ICCS 的课堂,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班上竟然有许多外国面孔。后来才知道,由于这门课是全英授课,有很多留学生也选了这门课,他们分别来自韩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及非洲各个国家,同时还有许多港澳台学生。这样的学生组成很有利于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展开。

该课程要求严格,易利老师在第一堂课上就向大家作了说明,并且告诫如果无法接受则请立即退课。在一堂课上,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引下进行了分组,每组约四人,组内成员必须尽量来自不同专业、不同省份(国家或地区)。这门课的综合考核主要取决于平时的表现:每次课都有大量的课堂讨论活动,并且一切课堂活动全部基于小组;一学期内还需要做一次报告(Presentation)及一次个人分享(Sharing),共占期末总成绩的 60%;期末考试或论文(二选一)占期末总成绩的 40%。可想而知,要拿到高分,必须平时在课堂上积极参与互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们进行交流。

易利老师对报告的要求很严格,不仅要求内容丰富、新颖、有趣、结构清晰,而且组内成员需要配合良好,充分展现团队合作,而不是个人报告机械组合。每组报告结束后,还有问答(Q&A)环节,听众必须提出两个问题,展示者需要作出即兴回应,而这些同样计入考核。对于 PPT 的制作要求,易利老师近乎苛刻,对 PPT 中内容的准确度与简洁度、字体、

字号、颜色、排版、标点等的设置十分看重,并且总能在 PPT 中挑出一系列小问题,相应地扣除一些分数。在展示时,学生必须站在讲台前面对观众进行脱稿讲解,与台下其他同学有大量眼神交流,如果念稿展示,报告部分的分数将会全部扣除。

课堂上,易利老师会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多维度的价值观度量、文化多样性等角度去剖析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原因,讲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交流所需注意的礼仪问题;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分析在商务管理与洽谈的语境下如何有效使用跨文化交际的策略。

为刺激中国学生与外国人交流,易利老师特意在期中时安排了一次分享,每个人都讲述自己的跨文化交际经历,归纳出在此经历中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并结合在课堂上讲过的文化理论,去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但正如易利老师所说,“过程艰辛,但分数美好”。通过课堂上的努力与课下的研究、实践,我最终在这门课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高分。

那个学期在 ICCS 课程的驱动下,我第一次有了外国朋友,真正开启了一段从未想过的跨文化交际旅程。那时,我正好在外国语学院大英部担任乌克兰籍外教 Vlad 的助理,并协助 Vlad 创建了旨在帮助大家提高英语口语的非盈利性组织英语会话社(English Conversation Club),此举得到了大英部主任冯芃芃教授的大力支持。在英语会话社中,我认识了 Vlad 的法国夫人 Lucie(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的法语外教),后来又认识了 Lucie 的同事、法国外教 Sylvain,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时光。中秋节时,我们一起去古元美术馆参观,交流对于艺术作品的感受;国庆节回家时,我带他们去深圳旅

游,第一次尝试担任英文导游,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此外,平时几乎每个周末,我与 Lucie 都有一次“中、英、法语会议”(Chinese/English-French Meeting),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对外汉语教学,第一次跟着地道的法国人学习法语。在那个学期,我充分实践了 ICCS 的理论知识,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去看待一些行为差异。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西方人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相比之下,中国人一窝蜂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有些外国人的行为很容易被中国人误认为是自私的表现。但如果放在西方文化中反思,就会发现其实是文化差异导致了这种误解。当你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解读,或许能够更“宽容”地看待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举止。

大三暑假时,我再一次充分实践了跨文化交际,参加了 2016 中山大学国际暑期项目的交换生伙伴项目(Buddy Program),为来中大学习汉语及中国文化的留学生们担任学伴志愿者,帮助他们适应中大的学习生活,更好地了解中国。在此过程中,我遇见了来自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爱沙尼亚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

如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贸、科技上的合作日益密切,要想更好地发展,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常识,能够为成功地进行跨国商务会谈、市场营销、学术交流乃至心理学、语言学的研究作好铺垫,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更有竞争力。这也是我通过修习“跨文化交际学”这门核心通识课所学到、并令我受益终生的精髓。

通识教育浅说

中山大学医学院 2015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 孙钰浚

编者按:

中山大学一贯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规定本科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跨学科门类选修课。从 2009 学年度开始,学校推行新设计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规定全校本科生必须选修 16 学分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并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我曾经看过一部有趣的电影,叫《分歧者》。

在这部反乌托邦的影片中,人类被人为地划分为五个派别,分别是友好、诚实、博学、无私、无畏,每个人都只能进入其中一个派别进行培养,而不得具备其它派别的特性。从影片的伊始,便可预测到这一计划的破产。果然,女主角翠丝就因为体现出多个派系的特性,而无法被划归为某一特定派别,如此才展开了后面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

这种强行划分派别的失败的结果,或许也正启示了我们:人类天然地趋向于多方面的发展。

在西方,那位常常仰望星空、渴求真理的泰勒斯,被认为是古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亚里士多德,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著述领域包括哲学、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等等。

这是因为,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色彩斑斓,以至于不论从哪个角度探索,都可以发现一片有意思的天地,因此人不当被人为地局限在一个单纯而单调的领域。

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我们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的一个好处在于,它可以使人获得多方面的知识,突破单一学科的束缚,丰富头脑,开拓眼界。

一个把世界视为纯粹的数字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数学家;一个把世界还原为纯粹的历史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一个所见皆为上皮组织、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结缔组织的人,也许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工匠。但是,除非他能从多个角度看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否则便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

课程分为“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类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并推行小班讨论制,由博士研究生担任课程助教。

“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方案实施以来,学生们因课程而受益的例子不胜枚举。

笔者就读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倘若八年的课程全部为医学,或许可在医学方面更有长进,但眼界却不免失于局限和狭隘。如今能在中山大学康乐园中选修多门课程,丰富人生,开拓视野,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如本学期所选修的《魏晋清谈研究》课程,由历史学系景蜀慧教授授课,从魏晋玄学论起,而逐渐深入至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思想变迁;《〈孟子〉导读》课程,由人文高等研究院吴宁老师授课,讲解“义利之辨”“王霸之道”等儒家体系中的经典命题;又如《身边的经济学》、《中国民乐演奏基础(古筝)》等等。如此种种使笔者不致困守一方,而成井底之蛙。

通识教育的另一好处,在于培养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把人简单地归结为一部运作的机器,这一盛行于 17、18 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早已宣告失败,然而在今天却仍然有部分思潮,认为人是简单的劳动力。按这样的思路所培养的人,必然囿于自身领域,认为生活只有简单的体力 and 脑力的劳作,单调乏味。

试以另一群人来作对比。如某君在精研医术的同时,竟又能抚琴作诗;某君为一优秀的数学家,而又能通史;某君专修文学,而于自然科学亦有所涉足。这样的人,其思维必不至于狭隘,其眼光必不至于短浅,其谈吐必不流于肤浅,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必将为他赢得尊敬。

试问你更愿意和哪一种人相处呢?

庄子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我们的教育当然不是为了培养“不可语于冰”的夏虫,而是求真正完善的发展,使学生明白在专业的领域之外,更有一广袤深邃的世界可探索,是故谦谦然有君子之风,虚心而向学,而渐臻于“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的境界。

所以当有同学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更愿意学习八年医学课程,还是在康乐园接受两年通识教育的熏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